雲南通志

藝文六

記

記藝文六

本朝

平南紀略　　蔡毓榮

滇南開於楚附於漢廓於唐至宋而棄其地嗣後稍通於元歸欵於明其間或叛或順不可勝紀然皆僰猓獠蠻互爲反側未嘗有世受國恩之人謀爲不軌者也我

朝龍興混一區宇荒裔之地鎮以重臣寵以王爵恩至渥也不謂吳三桂者遂爲叛逆之事氛熾

巴蜀波揚秦楚粵閩繼動弄兵潢池附近郡縣
亦都騷然
聖天子赫然震怒命
諸王大臣各領
禁旅分道撲滅各省督提出官兵佐之粵閩以次
告平諸所廹脅罔弗歸命秦蜀兩地亦漸帖然
惟滇黔尚阻聲教竊據湖南妄窺神器
皇帝降勅會勦從粵西川東旁進以繫其肘又從岳
陽直入以破其衝兼陳師長沙相爲犄角康熙
十七年四月乙酉奉
命出師洞庭湖驚濤捐天浩淼無地自夏至冬大
小十數戰皆捷
聞康熙十八年正月丙午開岳陽邊江賊壘盡撤
二月癸未駐營常德修整軍器轉運軍貲密陳
進剿機宜以圖恢復十一月
皇帝降勅旨命榮爲綏遠將軍統帥各省官兵殄彼
小醜夫岳常者辰沅之門戶也辰沅者滇黔之
榮衛也而賊所恃爲險要死守拒命惟辰龍關

關之隘也僅能容身而山勢四圍峭壁千仞關之下深溝重壘馬難展足關以上叢篁密箐矢石飛中不敢仰視時在事者或繪圖入告謂飛鳥難越勢難急攻而廟堂神算以取之無難特勑官兵爲前驅刻期擊取康熙十九年二月壬午予誓師武陵宣述

聖諭申以大義激以恩威士氣倍奮偕願爲我死時淫雨泥濘山路險滑人馬仆仆不能疾馳三月甲午師次寧香舖得賊中間諜輒釋不殺因爲嚮道一路由辰州坪一路由巫溪一路由蒼溪一路由郭家溪予帥官兵直衝正關已亥黎明左右合攻首尾夾擊我兵攀蘿緣壁冒死奮登拔彼柵城樹我旗幟提

書上聞甫朝食耳而關以內更多重險賊且迸且守且戰且卻我兵斬將搴旗追亾逐北磊石關馬鞍關馬溺關芙蓉關一日俱復其從武岡入者麻黃茅嶺蓼溪泡口瓦塘俱復焉從辰河入者麻

一狀清浪白溶俱復焉癸卯師次灰窒鋪甲辰
至辰州時賊在沅乙巳撥兵分路悉擊四月丁
丑望風宵遁我師會次沅州廣樹先聲偏爲招
撫將略思南狪銅仁取石阡出印江攻塘頭出
思州奪老鳥溝以乘入黔而羣賊力守鎮遠夫
鎮遠固黔中一咽喉地也駐沅以來糧充器銳
士馬飽騰十月甲午師次周倉坪賊憑高恃險
抗衡如舊丙申分兵三路如克辰龍關法一由
秀地取石巷巖門一由鎮遠縣旁出攻其腋地
而予帥官兵正擊其面賊不能支是夜漏下五
刻各亡命去我兵追殺過油柞關偏橋至興隆
而止壬寅師次重安江癸卯進清平近地賊營
聞風解散十一月辛酉全師駐貴陽先鋒抵安
順惟鐵索橋江勢湍激巉巖層立浮渡萬難賊
焚橋負嵎以冀復振已未我軍飛渡仰擊大敗
賊兵所謂要害之處咸我有矣行師至此我馬
疲敝稍爲養息二十年二月己丑師至安南辛
卯至沙子哨與賊大戰於江西坡轉鬬而前壬

辰得臘笳坡癸巳賊敗走收新興曾安其諸郡縣皆歸順甲辰直抵滇海賊雖潰敗之餘而勢猶猖獗乙巳盡出精銳大犯我軍時大兵自川廣出者各以期會奮勇而前賊衆死戰亏出奇兵截其歸路斬殺蹂躪幾無遺類自是閉守孤城不敢再出所恃滇池泛溢城濠水深我軍卒難近城緩死須臾耳是日去城十里結營相度機會分兵四出絕其救援至十月水涸丁亥移師逼城駐兵銀定山重關走馬街太平橋占其要地環而攻之亏述

皇帝恩諭作檄文繫矢射之開諭城中弁兵協擒逆首各圖自新辛丑有赴亏軍前投誠者赦而受之仍遣其能者入城示以招徠癸卯復分兵駐得勝橋大小東門草湖近華浦攻之益急丁未夜半所遣之人復縋城出謂城中將弁計縛吳逆腹心郭壯圖次取賊首吳世璠事急自殺圍城之中生靈百萬苟免死即出降予爲申告曰

皇帝憫爾無知久罹湯火

特命各大將軍各將軍大臣來滇殲厥渠魁脅從
罔治戊申城開降之爰斬賊尸函首
京師並斬同謀者三人餘黨潰散遣兵收取迤西
時吳三桂已遭天誅亦掘尸正法人心悅服雲
南平是役也大將軍貝子章泰征南大將軍賴
塔各典
禁兵江西總督董衛國雲貴總督趙良棟建義將
軍林興珠山西提督周十世雲南提督桑格貴
州提督趙賴分領官兵自洞庭湖至雲南斬賊
凡若干人陣獲正法及省釋者凡若干人受降
凡若干人所得匆糧器械舟車騾馬凡若干數
具奏以實不敢浮冒董勵我兵無殺降無誘子
女無掠馬牛無壞墻屋樹木各奉令不敢有違
以軍功奏叙受官左都督以下守備以上及世
襲諸職凡若干員此皆仰賴
聖天子聲靈諸王大臣籌畫暨諸將士一乃心力以
克有勲余何力之有焉雖然自吳遊竊發以來
堅守荆州以待

天兵旋出師洞庭湖漸次克復以有今日其間之
憂讒畏譏進退維谷未嘗一刻卽安也時或隱
忍不敢自明亦或直行不敢避怨露宿草伏不
敢以勞苦稍逸家貲傾洗不敢以兒女之念稍
萌于中數載行間髮无毛如雪舉止龍鍾亦云憊
矣然每至一郡縣輒以
皇上之命優恤死傷安揷降衆招集流亡撫綏土著
請立官長酌設防兵而後再進用撫者七用勦
者三或於

至尊如天好生神武不殺至意庶可仰副萬一歟昔
韓愈平淮西碑曰請紀聖功被之金石是予念
也至如裴度纂述機略胡寅稱之曰功名之際
人臣所難處歸美於上度之慮遠矣是直以爲
善於居功者也則吾豈敢顧余奉政制滇黔之
命不特削平禍亂且當爲滇人計長久矣籌滇諸
疏俱蒙報可而所以生聚訓練久而無弊尤在
涖茲土者各加之意焉爾無狀且年老矣後之
君子其思所以安撫民彝慎固邊徼長享太平

而上軼漢唐也夫

碧雞山記

蔡毓榮

碧雞金馬二山並名於昆明而碧雞爲勝巖石纍纍如古羅漢土人名爲羅漢巖去城三十里許下瞰滇池池之勝茲山收之蓋迤東一大觀也池廣袤三百餘里山勢蜿蜒環合碧雞峙于池西自羅漢巖而上山石如堵如城翠黛斑剝高出雲表與池東諸山勢欲犄角遊者從舟則泛城西小溪入滇池達山陽取徑而登從陸則經山之北麓即碧雞關也余初入滇時有戎事登覽俱廢事平百廢漸舉並及梵刹遂有碧雞之遊前後三往往必躋絕頂自妙定寺前樓稍憩扶攜攀附蹭蹬層歷次憩于呂祖閣次眞武殿次玉皇閣至老君殿而止焉屋置懸崖面池背山每歷一地輙易一觀山水雲物變化萬狀全無端倪低徊久之不得已而始下客曰三往矣有記乎余曰無記目賞心怡意往神會天地之奇不能名言故無記雖然氣象不同各隨時

遇亦有一二可言者當其天朗氣清一碧萬頃
波光雲影靜流無聲遠山排青天水無際斯時
也曠然怡然息視返聽與吾胸中海濶天空鳶
飛魚躍之意適相合焉其或天風海濤疾捲怒
飛鮫鼉奮威陽侯助虐帆檣縱橫魚鳥潛匿有
如卒遇事變人心皇皇寇盜在前奸宄在側顛
倒反覆進退艱難不可不用全力以鎮之而循
返于靜安也若夫烟水迷離雲樹蒼莽夕陽細
雨陰陽互薄瀰瀰冥冥凄凄瑟瑟不又與孤臣
遷客隨時浮沉口欲鳴而畏讒志欲奮而懼罪
守雌守黑隱忍自全者同其幽滯乎余三往俱
有得焉且滋感也心識之矣烏乎記客曰嗚呼
觀水也而及此殆爲用力于時而不得志者言
之乎雖然吾聞留侯從遊黃石鄴侯歸隱衡山
古大臣功成身退托於神仙舊矣碧雞金馬之
神近可致也能有意乎余曰噫嘻異矣漢武惑
于方士幾蹈秦轍宣帝王褒史並譏之且夫碧
雞金馬之神宜滇人奉之敬且信矣然而少壯

者不聞二十年祇席之安老者亦不聞有羨門
安期之壽豈非恃險不恃德哉人不修德雖居
神仙之窟終不免水火盜賊刼殺之禍人而修
德雖處烟瘴毒熱之地亦未必疾癘攖其身而
困苦無聊也誠在人之自處有道進退裕如矣
矧夫漢朝求神仙以來茲山獲名垂二千載所
謂神仙安在哉導引黃白之術非余之所敢信
也客曰斯言合于道請書之爲記

新建昆明書院碑記　蔡毓榮

從來地方之治在風俗風俗之厚在教化教化
之興在詩書其所以鼓舞而作新之者是又在
上之人加之意爾滇雖僻在天末漢彝雜處然
其山水清遠人才文物歷代不乏曩罹逆變征
斂無時閭閻塗炭詩書熄燼小民疲於供億紳
士窴於山林百城十載無絃誦聲余奉揚
天討提師壓境之日惟見烽烟千里滿地干戈泮
藻黌宮鞠爲茂草心竊傷之當是時惟撫軍
王公與余同慨然余尚膺楚任雖有志而未逮

也及蕩平之後奉
命駐滇草昧經綸庶務交瘁凡設立營制招集流
亡綏輯土司會計兵食防禦盜賊澄叙官方諸
大政莫不竭心而計之悉力而行之三載以來
百廢漸舉
二十有二年補行辛酉科及二十三年甲子科
鄉試滇中雖取士如額然求其學行純粹才品
卓越者寥寥無幾由兵燹之後鼓舞作新者無
其人而涵育薰陶者無其地無惑乎士未知學
民未知義也因與司道諸君計之曰滇人士廢
學久矣自余與撫軍初入滇時見學宮闕狀共
嘆人才放失厪懷者久之間嘗覽其形勝鸚鵡
碧雞之龍蜕崑池烟水之浩淼亦洋洋乎大觀
也及彝考其人物自有明楊文襄嚴恭肅傳括
蒼諸公而後葢代之士邈焉寡儔茲當
聖明御世海宇澄清災祲潛消山川炳煥其鬱蒸
之氣當必有如文襄恭肅諸公者起而應之余
欲捐俸以建書院俾寒困有志之士誦習其中

育人才以報

子不亦可乎僉曰善於是擇于城南郭外東西兩寺之間買地一隅厥位面陽匪諠匪寂前殿三楹祠　文昌帝君中搆一閣爲講貫之所後廳五楹爲憩息之地兩廡各搆三十厦爲諸生棲止之區鳩工庀材始於甲子之冬落成於乙丑之春顏之曰昆明書院付雲南府昆明縣兩學司鐸者掌之更爲置田三百畝歲收租一百二十石計口以給諸生之隸業者亦付司鐸者典其出納並勒諸石以志不朽是舉也雖出自余與撫軍王公入滇之初念然尤賴司道諸君共成之要莫非興教化厚風俗期至治之同心也然則滇人士之誦習其中者其亦思昆明爲首善之地敦孝弟以立其本存忠信以厚其基服禮義以嫻其身尚廉恥以致其行出而得志則楊文襄之芳躅可步也即處而淑身亦鄉黨之善人不失也凡若此者皆教化之所由興風俗之所由厚也將由此而兩迤六詔家敦孝友戶列

詩書野老矢何力之歌郊童屢不識之頌地方
久安長治之道詎不在於是乎此又余與撫軍
之深有望於滇人士者也若或檀黨羽而逐凌
暮假棲止而競趨謁借帖嗶以竊升斗豈特滇
人士之蒙其羞歟卽典守者亦不得辭其咎也

公餘偶記

王繼文

康熙十三年春文奉
旨至荆州協理大兵糧餉十四年有雲南藩司之
命隨師六年自常德辰沅貴州一路隨大兵恢復
全黔之後預籌恢滇事宜請餉請官在所最急
因請撫軍伊公入
告二十年仲春各路大兵會勦沿途殺賊直抵滇
城二月二十一日賊之精銳出城拚死抗拒我
兵奮勇合擊一鼓殲滅之逆衆勢窮然猶嬰城
自守文以古庭菴爲公署斯時滿漢官兵數十
餘萬隨行旣無糧餉州縣又無官員逆渠拒守
省城四方餘孽未靖民心風鶴獸散鳥驚且各
官兵懸釜待炊皆從權尋糧爲食又有潰賊乘

機刼搶百姓倉皇驚懼近者骨肉離散遠者避
竄山谷竟至數百里無烟文職任藩司目覩百
姓流離地方殘破食不下咽寢不成寐因思若
不停止尋糧則百姓益竄匿不出不特平寇之
後盡屬丘墟難以招集即目下士馬衆多糧糗
無出終夜籌維於是決意建議遂請撫軍伊公
同詣定遠平寇大將軍固山貝子章征南大將
軍都統賴及諸位滿漢將軍參贊都統軍前請
停尋糧以便招百姓辦軍需並運賊遺之米以
供目前兵食是時貝子大將軍首以軍糧爲急
乃曰今數十萬衆深入至此見在掘濠困城所
慮者第一在于軍糧今止有撫藩二人餘並無
一官辦事抑且無隨帶之餉既請止尋糧則將
來糧從何出萬一不能接濟所關匪細事難遽
議衆大人亦俱以爲然文退與伊公共議曰昔
年大兵平滇兵數不及今日之半洪經略有七
省之權從師之官不干百員所帶協餉數百萬
閱數月而抵滇糧米幾致告匱今日勢處萬難

豈敢不爲慎重然尋糧濟食不過一時權宜日後必至無糧文一介肅碌歷官三十餘載惟盡職報

國爲念今當此萬難之際奚敢顧惜一身不竭力擔當有悞帑勦大計況公與文身任撫藩當竭盡職守今日勢不能因循坐視必以前議再請伊公亦慨然曰君能捐軀以濟國事僕豈無同心於是復偕請貝子大將軍軍前備陳前議未遑即決文因捐行貲開悃誠善撫投誠之員先將昆陽宜良等四州縣存貯賊糧請官兵分隊往支十日之米尚有未支者文竭力籌畫設措腳價將米運至軍前續濟兵食時兩粵總制金公有粵餉十萬在曲靖文至金公處請借此餉以發召買金公曰協餉原屬公帑今欲借給召買自是善策但此粵餉也不敢自擅文隨請伊公同至大將軍軍前亟請前餉隨獲允但人民既迸無夫運省乃差官前往將二萬斛曲就近採買以自己馬騾將八萬金駝運

省營出示招民寧家冀得發銀召買而民終未
回者以錄糧仍未盡止也文復赴軍前啓請必
須停止錄糧並將兵餘人等或有帶回一二人
口查放則遠近百姓必歡騰復業既有承領招
買之民又有惡公輓運之人矣得蒙允放內有
無家可歸者即安揷于行署之古庭菴歸化寺
左右其有饑乏者量爲贍給之又開陳利害剴
切曉諭百姓陸續來歸文武僞職踰山越谷懷
印劄投誠者接踵而至又請撫軍伊公題蠲本

年夏稅隨蒙

皇恩俯允於是遠近百姓盡來歸復歡騰復業者衆
無論漢猓男婦運負召買者接踵而至軍需得
以接濟時貝子大將軍屢詢軍糧慮恐不繼文
盡此心力一力擔承曰軍糧斷不致匱乏文晝
夜拮据心殫力瘁兼以事冗之餘寒暄饑飽不
時遂至疾作飲食不進幾至不保越六日始稍
甦文不慮此身之遘恙而懼公務之廢弛一面
調治一面力疾理事撫軍伊公屢至臥榻慰勞

互相欵歎以
國事自勉文疾稍痊而伊公以積勞夙夜一病不
起伊公忠
國愛民居躬清謹忽爾捐館文痛泣靡已惟時貝
子大將軍及滿漢將軍參贊大人公議以文護
理巡撫印務公疏保
題於六月內
命下陞授雲南巡撫文自揣樸櫟荷蒙
皇上隆恩犬馬圖報頂踵在所不惜其於軍糈之事
再加籌酌立倉於歸化寺古庭菴以給東路官
兵立倉於吉祥寺以給西路官兵於馬村復設
一倉爲支應晏公廟一帶官兵之需於太華山
之下龍王廟復設一倉爲支應水師官兵之需
於是軍糈有緒而藩司田君更復殫心持籌共
襄厥成我兵日見飽騰賊勢乃益蹙矣文陞任
之後檢閱案卷於伊公稿內見有特薦文之遺
疏謬以才識見許請以自代文慚悚者久之時
逆城未下戒嚴多方屢次犒賞鼓勵本標官兵

並捐給器械袍帽或撲勦潰賊或偵探逆情或
安設塘汛或護運糧餉或親率挖壕砌垛壘塹
或防守汛地即夜分亦必自出巡查又見攻城
以火藥鉛子炮子爲急時匠役人等及局房器
具一無所有文分委各官董理並召募匠作趲
造其官兵所需幸而足用先是逆賊馬寶敗奔
尋甸夏國相高啓隆等敗奔廣南一帶官兵分
剿糧餉維艱文亦分路支應未嘗有缺及馬寶
等復奔楚雄希都統率大兵提督桑率漢兵從
祿豐一路星夜進剿文遣楚雄同知王鎮等前
往預備糧餉不遺餘力
皇上以大兵深入滇境恐師衆糧少時殷
宵旰復
命學士佛侍郎金諸公馳至軍前共理糧餉紀將
軍及勇畧將軍總督趙公統滿漢大兵從蜀中
建昌一路進滇軍中乏糧已久師抵金沙無舟
以濟文遣員饋糧以作士氣一面造舟濟師安
然盡渡而將軍噶纛章京佟率滿洲大兵川陝

制軍哈率秦蜀綠旗官兵俱從永寧一路同時
進滇途中軍糧告匱供億紛繁於斯爲最文分
頭遣官迎給無一缺者大兵圍城綿亘不下百
里築垣鑿塹既堅且深惟滇海之中堵禦難以
施力會議屬文造舟圍之文搜獲賊艘修理添
造捐貲竣工水師得以有備又攻擊首需大炮
文偵聞鶴慶麻北勝州等處有紅衣大炮可資
所慮迤西潰逆尚存途中滋梗遂捐賞遴員授
計令其乘間運至大營啓請運至銀頂山直擊
僞窟逆黨震動鶴慶大理永昌等處逆孽尚存
如胡國柱王公良李匡王緒等尚爾鴟張官兵
日事分剿糧餉即日事籌晝幸而足給終得殲
除至於軍機冗沓乃倡捐馬匹創設驛站自報
捷賚
奏以及諸公務差員如織晝夜不停而鄙騎不足
敷用即以自乘之馬或各官之馬權宜分俵應
差驛道郭君共相黽勉幸而無悞晉寧海岸地
方得獲賊糧旋被賊刼搶文迅遣撫標官兵追

殺奪回米八千餘石銀頂山重關形勢所關大
將軍領兵奪取銀頂山綏遠將軍總督蔡公領
綠旗官兵克取重關城內震恐文奉論同穆將
軍前往相度賊中炮子擊至身旁者不可勝數
文初以藩司入滇未嘗備甲冑惟佩弓刀衣便
服然以身報
國未嘗色變及十月二十一日文復同穆將軍趙
將軍直至城南南壩看視形勢以便攻城逆內
大發炮火如雨總藉

國威亦未知懼十月二十二日文親率本標官兵
隨同將軍穆趙二公奮勇逼城奪取玉皇閣要
地以斷賊犄角之勢再戰而有新橋土橋之捷
以毀賊籓籬之蔽三戰而有東寺西寺之勝以
杜賊往來之路文心益奮士氣益振乃同將軍
趙攻取三市街得勝橋直逼城之南門是時貝
子大將軍及綏遠將軍總督蔡公暨各將軍等
共相合力分佈方畧賊遂窮蹙至二十八日之
夜渠魁自誅數年狂寇至此盡殲二十九日城

開文於十一月初三日進城至五華山惟給示安撫城中以盡職守之事旋即出城仍回歸化寺署其僞府各渠之家產人口已經各將軍查明載冊事畢至十一月十九日文始進城入署初附之人紛紜雜處事無鉅細俱屬創始自愧才庸任重惟秉竭公忠漸次安輯舉行捐米賑濟饑人捐銀掩埋暴露骸骨二萬有餘貝子大將軍滿漢將軍大人陸續奉

旨班師文會同學士佛侍郎金籌措糧餉支放文復力備夫役以資凱旋承乏以來慚無善狀此

奉

命隨師十年拮据之大槩也以上所歷之事總由

皇上聖武神謨風行雷動妖氛盡掃化日重瞻拯水火中之滇民而安諸衽席俾爲臣子者得仰附休光以稍展其草茅一得之愚此誠遭逢極軌故於公餘之暇援筆偶記非敢言文聊以叙入滇之始末云爾

海天閣記　　范承勳

黔之人謂嶺曰坡此大而小之滇之人名池曰海此小而大之其說出于新都楊慎氏何蠻方之小大倒置若是也滇之爲水一勺耳古者乃以國稱流傳中土雖漢武英主至爲鑿池作船以習戰則以西南之人視之固極水之浩渺無垠者也夜郎常言漢孰與我大昆明之視海亦有焉雖然大固有窮焉者哉余家世遼土所見者渤海耳潮汐迴環浮嶼若列星騁望無極自以爲大之至也然聞東海若之區蕩雲沃日扶桑暘谷杳不知其所之而未已也如蒙莊之所云北滇之鯤其背不知幾千里而未已也如騶衍之所談大九州之外大四海環之若是乎其莫可窮極也雖然猶未泯乎小大之見也若騁志於物外雖放而之廣莫之際無何有之鄉而猶未克殫竭其量苟能收視返聽攝神葆眞而與天爲徒則無不曠曠焉隨寓而安逍遥以遊雖如滇之人一勺之水視如大四海焉亦何不可葢物之至大者莫如海且不能出于天之外

而吾此中湛然寂然之天舉萬有萬境無所不
包而況於海乎況於滇之海乎此吾閣之所由
以名也閣在署之巽隅西南眺昆明可髣髴焉
左右有金碧太華高嶢之山有雉堞樓觀浮屠
闓闓之盛有朝暾夕魄晦明風雨林木晻靄之
勝氣象善變莫可端倪然皆吾輔也不可以主
吾閣故以名之云爾閣成於吾來之明年不後
公也撤舊材而新之不廢帑也登覽以公餘不
妨務也爰志其語於石以告夫君子而後吾者

范承勳

太華紀勝

出西郭有水蜿蜒入草海草海者古積波池俗
曰青草湖滇上流也碧雞峙其右嶄巖而逶迤
太華則如冠劍偉夫聳立於中若莫可儕伍者
志所稱蒼巖百仞縁陂千頃當是也斗折層上
以達寺門寺踞庾延甲唯見紫翠環合碧潭倒
影都會女墻烟火隱隱縈繚其前每一騁目襟
期開朗殿後傑閣告成用奉菩薩悲憫像而虛
其下爲堂以眺海至此則草海入懷儼如既望

之魄葭莩縞綠風送之纚纚然天然作桂兎娑
婆影烟靄乍有乍無蕩漾於空明荇藻之天顏
以海月不虛也右方閣址三楹所爲一碧萬頃
者景物幽靚與海月同而曠爽特與海月異乃
重搆一軒曰鬟鏡以延客之躡屐來登者自是
而山水之勝兼收矣長老言寺昔全盛時輪奐
宏麗甲海隅華頂萬松樛蟠浮青罨黛沿山桃
李芳郁嫣紅稚白殿庭古茶八本巖桂數株花
時如入石家錦障客步都迷國色天香殢人襟
袖疑不從人間來也今俯仰上下惟水色山光
耳然譬諸窮谷幽姿絕世獨立不事鉛華而眞
態愈不可掩老衲方課雛種松培竹藝茶灌花
疏泉琢石爲山靈洗粧必二十年其復舊容乎
夫難得者時也而時每不可待況良辰勝賞人
生幾何余數載間兩行滇海最後而得此山然
必公餘乃至至又不能信宿歲率不過二三過
今者勞薪生耳稅駕靡定則是遇之何其難而
去之何其易然不可謂與此山乏勝緣也異日

者倘蒙

聖恩歸老太平奉先人之丘墓幅巾曳杖揖客衡門有自西南來者乎民無恙耶太華無恙耶曰然松杉若薺矣而茶桂吐蕚梅竹扶踈與石骨競瘦也昆明罷戰幾何年矣有晴朝晝舸深夜漁燈出沒明滅於滄波捲舒中乎曰然間嘗掃苔石而覓舊題矣猶記其官則節帥也其地與姓氏則瀋陽某也其手紀則太華之盛也以今較昔其相去何如也余時當爲囅然客亦遂去

重建太華山佛嚴禪寺碑記　范承勳

佛嚴寺者在滇池之右太華之腹有元時僧鑑公無照創始歷明代至我

皇朝四百餘年殿宇增崇翬飛鳥革焜耀滇淵爲諸梵刹冠康熙辛酉歲我　大師圍滇困賊寺遂蕩析無遺問所爲碧蓮之室縹緲之樓與一碧萬頃之閣徒愾想於圖經紀載而已

神武克捷以來邊徼清晏幾年於茲矣住持僧照嶐稍稍募資草創殿宇規模未廓丹雘未施而

力已大絀余偶與撫軍大中丞石公王公過之
覽其山川完美氣象雄厚遂嘉嘆再三僉爲分
俸倡募而監司諸君子以下暨郡邑鄉里之樂
善者率量力從事遂爾檀施畢集於是寶閣雲
構禪室星羅繡礎倚林璇題架壑門堂廊廡之
屬次第咸復其故觀既告成功而請記於余余唯
釋氏之教主於苦空凡世間一切我他形相指
爲幻妄而不存一毫愛戀繫著之意其積功累
行至於捐棄血親殘毀肢體以求拯利萬物而
其所自處者則惟一絲一粒勺泉把茅雖就息
嘉蔭不三宿而輒去蓋其家風固然其與世之
人美田宅宮室飲食男女之好相去萬也然今
之所稱苾芻者動以破除慳悋轉大法輪恫喝
愚衆跡其所爲趨利狗欲無厭勸乃更甚於鄙
夫俗子之所爲亦獨何哉且吾聞慈尊以無住
爲住常寂靈光徧滿虛空隨地湧現不可從色
相求也即所云淨土極樂琳宮紺宇瑰麗閃屭
迺至天女獻花帝釋扶輪瓔珞寶珠天龍馴象

種種衞列自然妙莊嚴界不煩郢人運斲匠石
引繩如闇浮提衆之積累株守彌亘歲月窮竭
筋力而不可速成也其於塵世所鳩易朽蠹之
木石像設之形骸宜浮漚糞土視之而不顧而
遑較信施之多寡薄厚權衡銖兩持福利以悉
酬之也哉然則茲寺之復也何所爲乎曰無所
爲也夫以數年煨燼之餘賴諸君子弘願大力
扶既倒之剎竿而建豎之僵金輪再朗慧日重
開誠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而余奚足

以知之余聞崐崘昆明鄰於身毒人含佛果楪榆
雞足大迦葉波禪定止焉拈花妙諦於是乎在
法性常圓有以也唯是茲寺之倏焉而興其廢也雖以世尊大威神力不能嘿銷兵
燹之氣而爲日月光其興也亦未有金色僧伽
者通夢寐望門投趾動以福田因緣也以世間
一切我他形相而論則廢興瞭如若以慧目平
等觀其視瓦礫荆棘與金碧彫繢初無差別直
以適然之運還之造化而佛自無在無不在也

後有闡其家風者亦惟勤奉苦空之指旦夕
祝釐使邊境寧而室家穰戒定修而智慧通消菑
害於未萌拯橫流於已溺諸佛護念其在茲乎
不然雖千柱浮空三成壯麗無爲也且夫人天
小果有漏之因不足以爲功德尊者西來明以
是告人王矣人不力求功德之所在而從事焉
惡乎可爰爲之記而係以頌
一人當陽化無爲金甌永固無闕虧云何刦火
能毀摧佛以白毫吐圓規法身萬億淨琉璃須
臾樓臺彌滇陲雕甍寶楯碧玉池銖衣玉女翩
來遲諸天龍衆前致詞願以神力長護持正法
眼藏人天師佛言妙明允若茲我相人相都捐
遺法尚可捨況檀施布金一粟寧等差廻谿扃
岫窟師兒以定慧戒闡菩提用此功德祝蕃釐
永永無極視此碑

龍淙小記 己巳七月 范承勳

筇竹寺後荒嶺起伏無次出樵徑數里四山巃
嵸中得平地如掌龍泉一泓瀉入巖洞蜿蜒乃

出放爲碧流數十折奔別洞注地爲洑聲善恐
人相傳神物蟄焉理或然也跬步間洞凡四五
石樓窈窕若蜃氣吹空而幽折靚悄疑此中別
有天地又童無蔚蒼鳥韻都絕唯洞房環珮玉
聲璆然俄而琴筑互咽笙鏞迭奏紆徐却導暨
乎巨響忽發歌鐘噌吰鼉鼓匏訇而衆音亂矣
與諸君子顧而樂之爲商創數椽置守焉唯茆
茨石梁不損天趣雜樹松卉繁衍以漸其間林
石布列尤詭裔莫狀爰擇其偉樸者二命爲長
史樓臺彌滇陬雕甍寶楯碧玉池銖衣玉女翩
來遲諸天龍衆前致詞願以神力長護持正法
眼藏人天師佛言妙明允若茲我相人相都捐
遺法尚可捨況檀施布金一粟寧等差迴豁扃
岫窟師兒以定慧戒闡菩提用此功德祝蕃釐
永永無極視此碑

楊莊介公碧峴書院碑記　范承勳

自古博物洽聞之士以文鳴世者代不乏人然
無當於大節則亦一藝焉已耳無足傳即傳而

於世無所軒輊葢成德之難也夫以扶輿秀淑之氣鍾靈於人物或一地而數人焉或間世而一人焉是豈偶然而或趨於邪或趨於正則天亦不能必之於人而一聽其人之自主常思文行二者有時相悖彼識曠思幽不爲文俗所拘往往不矜細行乃至窮極窈眇以求盡夫意之所欲適又能騁其博綜雄辯要獵物譽或怵於利害而湎於富貴至於聲華歌絕後世非之彼獨非文士也哉間有才足以卓犖曠代識足以超絕古今堅澹泊寧靜之操負忠孝廉節之任禍福不以動其心死生不以回其慮彼其人又寧數數見哉若有明新都升菴楊公者以世家子早歲魁天下多聞多識爲文學侍從之臣最於以潤飾鴻業而黼黻太平公之職也顧乃倡率撼門逢攖鱗之怒榜掠大廷荷戈絕塞卒以不反視古之被讒放棄侘傺行吟者不更荼酷耶葢公等之所爭者天下之大倫而所植者千古之大義所守者聖賢垂訓之大經大法而其

所履者則君子立身行已之大道豈帖嗶之儒
雕蟲之技所敢望其毫末哉雖未能囘堅僻之
主心殄張桂之邪說然有此爭而統嗣之論明
天下之爲父子者定魏闕之下有披肝瀝血正
誼明道之士而天下之爲君臣者亦定數世以
還讀其書而想見其人猶驚心動魄於不已此
一時也褫憸壬之膽而聳四方之觀聽當何如
哉於乎盛矣當伏闕時在滇則有給練毛公玉
而某高祖瀋溪公時官尚書郎同日被杖血塗
丹地不幸而毛公等十九人創巨痛深遽化蓑
弘之碧徒存浩氣於天壤幸而予祖敬歷中外
躋位本兵爲肅皇朝一代名臣聲施至今而公
持其再杖瀕死之身扶服投荒以天年終其猶
在幸不幸之間耶總之非學究天人於古今忠
佞是非之辨瞭如指掌曷克等性命於鴻毛視
名節如泰山於乎豈不盛哉公之戍滇也往來
於博南蘭津蒼洱金碧之間居不一地所至引
坡後進滇士靡然向風既殁思慕勿衰祠諸碧

雞之麓公所卜築著書處也代遠時更雖屢葺而蕪矣某駐節是土尋謫仙之遺址弔海庵之故墟而若滅若沒心焉傷之仍卽曾賢寺右復建公祠堂廡門垣輪奐具美且導寒泉歷堦除修潢水溪毛之薦用娛公神落成顏之曰碧嶢書院蓋公故爲毛氏別廬所定名今廬失其處而山不改色地不改號移以名祠兼志毛公之節也夫古來忠臣烈士被遷謫或死或去而祀於其邦若昌黎之於潮也柳州之於柳也東坡之於黃也然皆官其土德施其民祀之也宜公以老戍客奔走不煖席無咫尺之柄可以惠滇人而人至今思之如彼數公焉何爲也哉則甚矣有功名教者之風之廣且遠也其惝惘而流連者誠不知何心也某既書其事又繫其詩所謂長言之不足而嗟嘆之詠歌之也云爾其詞曰

縱縱縞縞縹碧雞翮然翔止艱攀躋公也何事從臯栖怒江墨浪繩鐵橋邪龍負子出逍遙含

沙晨吹盡夕飄哀牢刺天天困愁人衣著尾革
兜鍪鏃毒血濡縷不收古云廣德開不賓斥關
持節翳文人畀豺鄭魅乃孤臣芙蓉羽帔青城
僊褭生珠玉花生椽正葩揮灑韻樓眼有時飛
度昆明池足踏滄浪手釣絲江頭漁父時見之
蒼雪爲粻鴛彩雲雲中風縐六銖裙管絃天上
聞不聞若有人兮山之阿目極芳洲生綠波公
無蜀思樂事多

重修雄川閣碑記　范承勳

雄川閣在南壩下曼公廟廟碑嘉靖三十八年
重築由來久矣閣建于崇禎年間倚江臨海固
稱大觀也自叠經兵燹閣與廟俱圮壞先是副
戎林諱雄者目擊頹廢慮無以妥神何以庇民
也慨然捐修不辭拮据及林副戎調協騰越事
幾寢矣復得劉副戎諱應隆遊戎莊諱一虎者
相繼而經營之以底于成時庚午八月幾望來
告落成請仍以雄川閣三字署額夫雄川閣滇
海冊楫往來要津也頹廢既久一旦藉數人之

願力而重興之余儉緝不能助其功德之宏今
幸而樂觀其成也於是泛舟而遊焉登閣肆眺
直如上岳陽瞰洞庭跬步是雖不敢曰先憂後樂而情
寄乎斯矣俯仰之間轉覺峯巒秀拔一碧萬頃
前人之言眞足盡山川之勝乎乃復請爲文以
記之余問其規模布置則仍舊也問其莊嚴像
設則仍舊也問其往來估舶曉夜漁舟覘風而
避險望燈而知岸者無不仍舊也若然則有楊
升菴太史之碑文摩蘚可讀余何記爲有進于
列者曰無已爲記其雄焉可乎余因詰之曰滇
雲之雄自漢宣遣祭漢武鑿池久知其雄矣雄
以山金馬碧雞也雄以川昆明池也其雄也雖
遠在荒裔而中原內地輦固盤薄之勢欲不借
之以作維藩不可也記其雄焉殆謂是乎且以
茲閣之當昆池而砥滇瀾環碧雞而擁金馬雄
於山而川在其中雄於川而山在其中所謂峯
巒秀拔一碧萬頃皆于閣焉收之記其雄焉又
謂是乎然而今之所謂雄非昔之所謂雄也我

國家海隅日出莫不來王藐爾滇雲固亦中原萬里之封爲問彭濮蠻僰之鄉其耕鑿果安乎填實流寓之民其風化已淳乎僞逆蹂躪之餘其凋殘悉振乎登斯閣而山川如故然滄桑疊變陵谷屢遷先憂後樂之心有不能不動于中者而徒侈山川之雄已乎蓋昔之所謂雄在憂樂外今爲憂樂之所寄則記其雄而思所以保定永固者仍不在山川外也閣之當記也殆謂是乎因錄其語而登之石

新建雲濤寺及新溫泉碑記　石　琳

宇宙間英奇瑰偉之氣不鍾於人物則鍾於山水而人物之生又藉山水爲之苞孕焉滇地界域外博大不如中州雄放不及秦楚韶秀不逮吳越然其寞壑激湍往往發爲幽怪大抵蜀粤之流亞歟唯是胔近崑崙發舒未暢以故鍾毓于山水者十之九而著于人物者十之一余嘗讀有明名臣傳慨然慕楊少師文襄之爲人知其出于滇也及建節金碧之間弭棹滇池樂其

汪洋瀲瀲窮尾閭之所洩則自西而北滙爲螳
螂川蜿蜒奔注達于瀘入于江而朝宗于海矣
連然當川之腰脊文襄石淙實據其勝山水有
靈篤生異人洵矣夫上下數里中有溫泉焉曹
溪焉虎丘焉皆濱茲川與石淙盤互拱揖溫泉
之勝甲南荒昔賢品藻詳之毋容余贅泉南數
百武巖洞八九咸嵌空玲瓏莫可窮詰誠摹眞
秘府也志乘既不備載土人命名又頗不典有
文之者或曰弱流曰雙桂曰雨花岩玉壺天醉
醒石亦不過隨地因時託物比興而未嘗有所
切指也地去會城不足齋糧爲政之暇與制府
范公迭游交贊一時藩臬諸君子共愜忻賞僉
謀所以薙茀榛而顯靈閟者會泉南數步復出
一湯漩池塋靚殆與碧玉舊泉相映發似造物
者特秘斯珍爲今日開生面范公而下咸出緡
錢襄厥事而臬使許君尤力任規畫謂非立招
提不足恃以久遠于是卜地巖洞之中脉絡融
結之區創寺曰雲濤以奉乾竺先生慕禪僧王

事經營而若亭若軒若室次第畢搆參差乎泉石映帶乎林巒仰而睇則露棟雲窓飛華松筠之表俯而視則雪淙雨瀑澆灂堦除之側而穴岫蔽虧蚪猊潛駭欻喻萬態有時春疇數騎秋波一艇或指爲塵壒之壺嶠未必不疑鬼神之創闢矣夫滇自未立國以來有是川即有是泉有是巖洞宜乎奇材輩出奈何落落數千百年僅篤生一石淙也其無待歟或尚有待歟俱未可知抑宇宙英奇瑰偉豐于山水而不得不嗇于人物乃爾耶工甫就訖會余叨

聖恩遷制兩粵瀕行再履斯境延佇久之不能無有望于後之人待山水而興者如前之有石淙也若夫逸豫之吟窮攬之勝如昔人之所以修禊雅集傳爲美談非余之所篤好也爰記數語鋟諸巖阿以誌一時聚散之迹爾惡敢言文

香海菴碑記　王繼文

歷觀名勝之區皆山川之靈氣融結而成然不得其地不得其人自無由而興夫昆明爲六詔

之具區也碧雞金馬森列如畫而滇城建其中
又金稜永昌諸河環帶左右去城南不數武所
謂香海禪林者其刹既經兵燹僅存其殿然其
實爲滇城關鎖風脉之地接引人天之勝境也
面臨滇海背倚五華東西兩寺夾輔於腋而滇
省諸刹悉星羅碁布如視諸掌焉然昔之人或
有見於是而創始歟辛酉歲予從王師進伐目
擊居民遷徙屋宇荒殘茲菴亦半爲墟址於是
扼腕者久之迨亨奉
命撫綏茲土日以興廢舉墜爲急務嗣見流離復
業田野載闢在城諸刹亦皆次第修葺而茲菴
能復起而光大之所謂得其地得其人者予蓋
於冰壑禪師見之焉冰壑爲弘覺國師法嗣駐
錫於茲者有日矣及乃當蹂踐之餘率諸學人經
營拮据思欲大起規模弘宣天童之宗旨予因
捐金助修以成願力乃於癸亥年四月八日興
工至丙寅年中元告竣凡菴所存之殿與舊有
之堂之廊之寮以及門墻咸補綴如故嗟嗟一

菴耳不數十年間而成而壞壞而復成非上天悔禍諸佛護念則勝地不幾泯滅乎益信得其地而必得其人者此也自此水壑禪師法席獨振天南臨濟燈傳嗣續無量將與華山昆海同流並峙永垂千載豈特爲茲菴一時慶哉故記

范承勳

護花山房記

南中多異花木大理和山傳爲仙種及會城土主廟樹亦然曹溪又其一也和山花歸根園苑久矣而與蒼雪海月猶並膾人口上主娑羅爲徠梵焚灼蠹朽有年曹溪寶樹見伐蜀寇自是鮮遺種矣余每浴溫泉必風乎茲寺及摩升菴楊先生碑讀之見其稱香道異心切慕樂今歲仲春祗奉太夫人安輿至泉又履其境乃命僧導至故所出門左數十武則見雜植干霄棘針布地葢寺僧運礫壅土插荆茨以禦暴客牛羊培凡材利其易長以供薪爨而茲樹之故根蘖生者已二十尺亦偃僂視息於惡林叢灌之間傷哉樹也亟命利斤耜具畚鍤斬伐其壅抑而

勿使之挺植者爬梳其犖确之崇積者牽削其
蕡葹之所嶶纏而俾憔悴者除惡務盡靈根乃
出貝葉琤瑽蒼柯玉立檀欒擢秀既紛披而向
榮敷坐垂陰亦花滋之耀色矣視其旁鐵石磥
砢猊奔獸伏位置咸臻妙理厥有條枚蔽虧左
右巨細亡慮數十芟刊既施遂如部曲之俯就
行列儼尊卑主輔不紊其次焉嘉哉樹也而乃
負石度地築舍三楹以臨之且紀其緣起於壁
夫以茲樹之在滇者三而兩不存則其有於宇
宙也亦僅矣攷楊先生之文亦唯曰奇樹異花
而詫爲天宮分種固稔知其爲瓊葩珠林之屬
而未必久留於凡俗者矣乃數百年而戕於亂
賊之斧斨又數十年而困於庸愚之隕穫卒之
亭亭翼翼漸復舊觀是殆有護之者存而非人
力所克致也爲榜曰護花以昭靈異且期後之
人勿剪勿伐云爾若其色香狀似譌傳非一當
及花時圖之貽海內好事者

新製樂舞祭器碑記　王繼文

先聖春秋薦享乃百王典祀萬世明禋也禮樂所
由出政教所由興風俗所由開也我
國家尊崇學校恪恭祀事京畿首善之地辟雍鐘
鼓之盛遠軼千古在在郡國俱令修葺
御翰製額璀燦黌宮誠未有盛於今日者顧祀事
有典也制器宜備也不典不備其何以昭誠致
敬乎今各處文廟問其祭器幾何也籩豆簠簋
鼎俎樽罍之品果雲雷物象有質而有文乎無
有也問其樂器幾何也鐘簴柷敔琴瑟塤篪之
數果雍雍節奏金聲而玉振乎無有也問其舞
儀幾何也麾旛籥翟文帽彩袍之制果彬彬作
止式升而式降乎無有也殘缺既久廢弛隨之
即間有存焉亦餼羊耳予與制府范公每謁
聖廟輒慘然欲商所以備之而苦舊制之未易考
也僉事王君曰予夙具此志政欲力任其事而
一一興之於是捐俸鳩材購銅覓匠器需銅者
一時泥範而出冶矣諸樂舞儀需竹石布帛者
一時繪雲而畫藻矣予與制府暨藩臬學使諸

君子亦各捐儉貲喜得而共襄其盛焉未幾王君曰諸器成矣請陳而觀之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俎豆輝煌鐘鼓鏗鏘舞羽蹁躚彬彬然誠足觀矣制度文爲之盛不圖又見于荒服之郡國也噫謂非王君之力任不至此也但物久易湮典守易玩所當列其名載其數以垂永遠不可不爲之記且也禮成樂備不但上可以於昭聖德下可以陶淑人材俾遐荒部落共聞聲教將見化椎髻而衣冠易俗何莫不由此而暨訖者乎王君之留心文教如此不可以報誠和之治哉更不可不爲之記

王君諱照字子暘順天宛平人

改建雲南省城府縣學宮碑記

范承勳

雲南有學始于漢章帝元和二年其說存其地未可深考自漢以下歷時興替亦未有定所迨元而建置始可考焉至於有明人文之盛甲於中土咸曰學校爲之也及考其學校何地則曰

在五華之西麓間嘗登覽其槩平岡爽塏蟠亘城中爲省龍正脉有從蕪草廢垣中指數之曰此舊日俎豆之區也詩書禮樂之所萃也余得其始末輒爲慨然曰建學古今所同世治未嘗不興世衰未嘗不替其興替之故非地爲之而若與地有攸係焉我

朝景命重熙伏遇

皇上作興文教薄海內外百度維新余忝蒞茲土於今五年思所以移風易俗仰贊

文治之盛未始不孰籌其當而人才聲教尚有鬱而未宣之象夫豈前代之規模當啓而今茲之風尚難循與適兩岸士子合詞來請謂當日府縣原屬一學向以變亂分遷今當悉爲合建上

應

文明之會其言甚正與余愛育人才振興聲教之本懷深有契合者因商于中丞王公暨司道諸君咸以爲然且曰乘時改建於象爲華華之上六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改作而且由舊於義

爲復復之詞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舉大事而協占於易旦晚興作烏容緩余曰唯唯是誠不可緩即繕疏奏聞

制曰可擇日肇事諸公共襄廼績基不再卜有五華之舊址在材料移舊添新不支帑不徵調人情所奮陰若助之始於庚午之冬訖於辛未之夏兩庠合一悉仍古制殿廡門堂齋舍祠宇諸所具備咸中程式于其成用釋菜禮則禮器樂舞之更新者皇皇濟濟陳于堂之上下羣大夫分獻趨蹌士庶之觀者圜橋門如堵莫不歡呼而進祝曰革而新復而舊合天道也得地靈也順人心也三善具而人文風化翕然丕變可操盤匜而與山川之神歃之矣余曰唯唯否否余之爲是舉也非形家者言也古先王立學以爲教習之詩書絃誦範之道德行誼使之明其體達其用淑其身心以行於倫常日用之間而推之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無不具本末而善經權學之既成然後興其賢者能者庸之以位

論之以才別之以任抒其夙昔之所抱而遺鉅
投艱實有効於天下國家所以人才既出風俗
亦純後世寖失其意竟以科第利祿爲念于是
舍其在己之可恃者而覬覦造物之私遂以形
家之三吉六秀與五經四子相輔而行其刺謬
甚矣且卽以形家論之亦自有本山川得位則
天地中和之氣酬醞磅礴鍾乎人必有聰明正
直之資孝弟忠信之德不偏不駁少成若性長
而涵濡於聖賢之道處則品行端恪出則政事
詳明凡榮膴私利之習非所志已此所謂山川
之毓秀也而豈假其靈焉遂可不耕而刈不狩
而獲哉今與諸師儒約躬教責者本先王之制
爲品節條理勤勤開導而勸勉之下之執經者
懲省惕厲舍其舊而新是圖立志須高積學須
大一稟聖賢之訓而虛誠恭遜以副師長之所
期無容以利祿之心自卑其建立則上爲名臣
下爲俊乂將見人才聲教頡頏中原其發祥正
未有艾山川之光又重乎人矣是則予改建之

本懷也至工作之若干經費之若干總其程者有人董其役者有人別記之

新建順寧文廟記　按察使　許弘勳　千山

戊申春余剖符得僕比冬乃獲陟三台渡蘭水環視郡概四山列扈中鋪片席宛類筐然山城三四里跨鳳岫兩趾而盤旋拱抱焉厥形又筐庠宇則攝乎兩山中足而中處臯隘濕狹允如物貯筐底也余竊以爲庠宇爲人文地宜軒豁特出何昔建築者一昧至是乎稽郡闢之四祀乃設庠懋學余公創之也又數祀而生徒備明倫堂即今之文昌宮徙建而右列者中丞李公成之也己亥歲　大師平滇邊庠乃服聲教歲癸卯北地米公璁重修之溯厥從來初則設開未久未肯議其不善舊既則兵燹疲困相仍未暇議及新圖在昔非昧于是者何虞郡人士揖余而請曰茲庠址失效靈鬱我僕秀茆七十餘載矣傾頹日盛仍舊貫也則宜葺遷之也費不過葺之之倍與其葺而徒勞孰若遷之余曰遷實

難葺亦匪易公家汰諸費額纖毫不給之縣官遷庠雖盛事乎在私不在公也余固不吝俸之入以助乃役然經營勞費容可臆計乎郡人士復固請於是卜城南一地出鳳岫左址而聚結拱護如登堂俯垣憑高眺遠雖冠文昌宮而衍出之吉址也僉議咸同闢土規畫高卑不得因其勢則利用築培舊學棟桷而粉磚而氷瓦而莓取材不得拾其陳則利用覓新凡如坊泮門墀旁扉複道兩廡連楹而五階級層列而三以

亹名宦鄉賢明倫堂尊經閣師署宅舍門甬四垣百丈有奇堊粉施丹勻金飾瑲皆特搆而節須備之爲力不細也肇修於己酉之冬落成於庚戌之秋匠斵共數千計傭工又數倍之募工市料銀共二千餘兩雖余朝夕董督勞費未辭然非諸僚紳衿趨事不怠安克報竣之捷耶筮吉仲秋朔二日丙戌迎請　先師暨先賢諸儒位而胥宇翌日丁亥肇祀遂鐘鼓效靈大壯形勝佳哉氣象鬱鬱葱葱余乃揖郡中人士而言

曰事有先難而後濟者胥類是矣一片荒壤忽
成偉搆若憚其艱而止焉斯已矣半途而止焉
亦已矣方不矩圓不規斲削不中度高卑前後
不中式約略而止焉又已矣茲何獲樂有成慶
壯麗哉良以力從事而不安率陋乃爾也諸薦
紳監於茲則端身模以風閭開示家訓以養中
材何患乎不變不成諸茂才而監於茲則敦品
節勤學問何患不爲修士爲通儒他日出而經
世而監於茲則矢忠敏政績何患不爲良臣
爲名宦凡諸耆彥俊秀而監於茲則崇禮讓化
凉鬯尚實黜淫端本後末何患不爲吉祥爲孝
友爲鄉井中素修雅流是人文藉地靈以毓者
還藉建築之始卒而有以勉也至若拮据良苦
余與郡人共之又何事滋瀆哉雖然余尤有祝
焉木石之計率皆百年補葺之傳永乎不朽非
後之大夫人士暨可當此祝哉郡人士曰然凡
有功于乃事者若何余曰君等僉紀其實其名
於石之末

育賢館碑記

許弘勳

昔之言治者不一人才其首重也夫廣人才正所以明教化教化雖醇而俊秀不升則士習之趨向無方民風之頹敝難振欲求其政和俗美得乎嗟嗟此亦有司之過也然人才之不廣者有四非其地不產非其人不昌質純而功駿業就而遇奇即人才間生終亦沒齒無聞爾且奈何余謂十室必有忠信何地無才未嘗借之異代何時無才詩書絃誦何患功弗成席珍待聘何患遇弗偶則人才之所以不廣者非山川之精不孕元會之運不符良由父兄之教不先而子弟之率不謹也

國家需人才甚急視之最隆培養至周既甲乙兩第收之矣任置學宮以董其職廩員而外更立增廣附學食餼無論尤與蠲賦免徭綱羅密布優恤勤施鼓舞誠多術哉故自中原開科以迄今日十七禩於茲矣內典樞機外司守牧誰非取諸此者獨順郡向本彝詔改土設流甫六十

年草昧經營聲教未洽士子落落晨星且多寄籍前之守土者傳舍因循奚暇爲薪槱計加以地磽民困樸者力田儇者逐末雖有良子弟而父兄不爲之延明師嚴課藝泛泛悠悠與庸流埒又安能驤首天衢乎今日世運維新文風丕振寧可與曩昔同一陋轍乎予不敏每廑悅安之思更深強教之誼具詳上臺聿開社館名曰育賢並開墾荒土若干除輸納正供外悉以充厥費上裕

國儲下贍文學兩有濟焉博訪名儒廣招徒衆格無分於幽顯遐邇畢茹貲無限於饒乏利鈍兼收務祈昕夕漸磨譽髦胥奮將見山川效靈

熙朝著瑞思皇蔚起風俗丕變安見哀牢不與華壤相頡頏哉仍將田租佃戶所種數目並襄首倡事諸姓名附勒碑陰用志不朽但此典非余獨創鄙庠序塾自古已然余不過即其意而修明之耳諸子弟以余爲大父以其師爲大兄而又各有其父各有其兄共相勸勉庶幾無負此

舉是亦爲
國求賢之盛事若以余爲文翁也者則余豈敢
按察司題名碑記　許弘勳
勳於
今上二十六年奉
命觀察滇省歷三載兢兢恐隕越貽前後羞
國家之所以長治不亂吏道之所以澄清不濁者
恃有法在執法之官內而總憲外而臬司一則
曰司天喉舌一則曰振揚風紀厥任匪易雖然

總憲之位較臬司爲尊以其立百僚之止持天
下之平也至臬司之任較總憲又繁以其察所
部羣吏之事持外省之平而上之朝廷者也雲
南距京萬里

世祖章皇帝開闢後康熙十二年癸丑冬逆藩阻兵又
八年我
皇上撰文奮武削平大亂黠蒼昆海莫不仰日月之
照臨勳固知立法將以求治用人斯以持法語
云有治人無治法信哉居是官者當舉其大綱

不當苛其細目當力為決斷不當互相推諉當
潔己以清其源不當修名以塞其流先義而後
利當有益於朝野必不敢為身謀不然臬司為
執法之官法之壞卽自臬司始嗚呼前明置司
至今不改數百年來觀察已非一人某也賢某
也不肖某也明某也暗某也公某也私俾得指
其名而揚頌之譏議之其垂法與示戒者題名
眞不可無碑記矣攷曩制明之觀察署卽今之
制府也中間屢遷數變題名亦勒諸石如副使僉事例皆
焉勳久於職署既定謹按

本朝之為觀察者一勒諸石如副使僉事例皆
得書所謂賢與不肖明與暗公與私姓氏在人
耳目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可不懼夫

重修昆陽州儒學碑記　督學　謝于道　甫東

環滇池而城郭者凡七昆陽州在其西南濱水
而居葢古巨橋地也自會城舟行百二十里遙
望雉堞隱見濤浪中予校士畇町道出其地山
林原野風物秀美諸士肅衣冠迎導道左訢訢

侃侃之氣象可望而挹也入城首謁文廟金碧
煥然規制弘整余顧而嘉之諸生前進曰是皆
州守之力因具狀求記按狀昆陽建學自明永
樂元年始在州制拱極門內月山右麓弘治十
五年災正德二年知州林昕同知陳暘改建城
西月山中麓萬曆元年知州潘槐遷城南寶山
門右十三年知州紀汝中遷城北李官村滇人
恭肅嚴公爲之記天啓六年知州陶學修遷城
西鳳儀山崇禎七年建造新城署州事王允中

遷州治後丁亥流寇入滇屠城學宮燬康熙改
元知州童復晊議建於城內月山之陽工未畢
而止九年學正馬翰增建之二十二年今知州
唐君之栢捐金董成其事用木大小九千有奇
磚瓦十一萬有奇竹石金土之工無算是役也
凡三易寒暑而始成其形勢自天馬山百折而
來迤邐鳳儀萃於月山池中玉帶堤遶其前凴
高遠睇則灔澦澄鮮烟霞蔽虧朝嵐夕翠爭奇
互獻于膠庠之下山川磅礴之氣鬱積不遏抑

必有恢閎淵通之士出於其間吾以是爲州之
子弟幸也此土雖去神皐萬里而密邇會城沐
浴聲教宜爲他邑先且俗厚而民醇悖淫靡慢
之習不入於其心又得賢守嚮咻而拊循之其
於感激興起以成其材爲甚易尙其爭自淬礪
以古學爲已任覩廟貌之巍峩撫琴瑟之在御
則肅然如親聖人之容藹然如被聖人之澤使
理學昌明文章焜燿人材之盛與地靈孕毓相
輝映豈不美哉如或拘牽俗義役志紛華爲呫
嗶固陋之學以求悅乎世則是塗茨丹堊之繼
新而頹墜委靡之如故甚非爾賢守修學以教
子弟之意也余旣以是告俾諸生知所勉遂書
之且使後之撫是邦者其以唐君爲法也夫

升菴先生祠堂記　僉事王照宛平

嘉靖改元世宗欲以尊號上與獻而廷臣不可
乃泣諫左順門者百十輩被杖者九十餘人潘
陽范公滇南毛公新都楊公介夫及其子升菴
皆與焉升菴時以進士第一官修撰而尊公方

居政府諸公皆鑿枘而新都父子得以不死所以存忠諫也公始戍鳳門而文忠公亦以籍免然鳳門疾苦似足以盡公之窮而世廟銜之未息遂改竄于滇之永昌噫甚矣夫公以貴介子得修明正叔考亭之學其不榮於一第也明矣且國家大禮所關千秋史鑑莫此爲甚況公爲史官碎首奮爭雖父子亦所不顧公則流離顛沛于筭茜洞獠之鄉於變乎狠子野心之俗使椎髻卉服之徒得聞尊君敬長之義蓋天之所以不死公于廷杖者亦荒隅邊徼之所以荷福于公也方公謫戍之初人輒危之而公則恬然與緬夷蠻僮較售理學卽山陬海澨間莫不考述其奇時則雙髻插花絳衫傳粉與弟子論道談詩無非湘蘭澧芷之意至今傳爲逸事迨文忠公卒遂得終喪之請後以怒觸大吏檄返滇南至抑鬱而死嗟乎士大夫處坎坷之際名節爲難公則旣明且哲不能守一修撰僅使文人學士流連嗟嘆于新都父子亦不幸中之幸

歎且也蠻邊荒徼文教不興自公以陶淑爲任
而士人以禮義爲尚且奉公祀於碧嶠創爲書
院使公之神往來於碧雞山下不與荒烟蔓草
消沉於六詔者非天之所以不死公於廷杖而
爲邊隅荒徼開千百年文教之意歟甲寅而後
迤藩肆逞狼熒顛連非滇之山川草木祠宇臺
榭皆爲傾圮如公棲神息魄之區亦等於榛蕪
荆棘冷焰寒燐可慨也迨夫承平日久制府潘
陽范公總握西南而滇之山川名勝古蹟與區
咸爲越歷及過碧嶠之故址詢毛氏之遺跡識
公於圮垣敗壁之中遂悵然於先公之忠貞亮
節不覺宛如跪伏左順時也於是鳩工集材贖
公之遺像贊而祀之邊荒之遺民逸老益景公
之風流餘韻而仰制府之孝於親忠於國培於
士子使退陬野徼知所以培養先賢之意更慶
國家所以荷金湯之固也猗歟美哉余濫叨鹽筴
之寄今且三年時得趨拜于制府之後見其孝
思維則能不躍然誌公之始末焉因與臬長許

公元公置贍田二百畝以供薦享云

重修元江府儒學碑記　督學　吳自肅　海豐

元江有學肇自前朝洪武其時滇土初開首被聲教雖僻處東隅一易以衣冠文物即與中原無異嗣後登賢書者踵相接俗以貞良而列於朝紳者稱濟濟原其振興實以建學爲藉云顧學所由建治典在朝廷而修廢舉墜惟人是賴主持風會前後同功余校士東迤元江附於臨郡已巳庚午兩巡拔其殊尤要皆敦循茂雅能以識養就乎型範之中其最所賞異者曰馬生汝爲恆來署中與數晨夕焉生輒以桑梓風教爲拳拳叙修學之因而請曰德以輔世首在作人功以時成言斯不朽元厓之設久矣勒諸貞珉不敢自今失之余曰唯唯表章而砥礪誠不敢自余失之夫元江外徼也設學以來消其凌厲恣睢之習而歸于詩書禮樂之中秉質而宣文炳然蔚然媲美中原而益變乎侏儒椎髻之衆學之爲功大矣哉今也幸值

右文之朝
聖天子明燭萬里興賢育才無遠無勤士子致身儒術而繹思乎三物六行之原必有根本所托爲天地氣化所培育爲朝廷德教所漸濡爲父兄師長所陶成爲山川人物所彙聚其於天下之故最重且鉅顧可習而忘焉寢其地而勿省焉名教將奚屬乎宜焉生之拳拳勿釋也余願因焉生而傳示元江千里之區各兢兢於焉生之所請者不敢習而忘焉寢其地而深省焉則元江之人文煒煌光大不徒爲今日之象矣考元江卽澧社江自白厓繞蘭滄入郡學宮在府署北遥拱之如帶天焉南峙栖霞北枕玉臺自樂諸峯環乎左右地得其勝歷明嘉靖中重建門堂殿廡像設禮器皆備後毀於兵燹
本朝底定漸次修葺越今戊辰署府李君更其緒而擴之閱半載而落成規模整飭煜然改觀非舊日之廢弛矣李君名成才奉天人實主其事

然董戒之員建置之略與鳩工庇材之費都不
暇考而惟以馬生請先爲根本之說存予表章
砥礪之願云

文昌祠記

吳自肅

元江舊有文昌祠在儒學之左創于明隆慶再
建于萬曆之初鄭革時毀于兵至今已已元庠
諸生矢願捐力闢而新之肇于己巳仲冬告成
于庚午春仲規模結構煥然蔚然後復置貢武
祠前濬陂塘周二百丈亦餘勝觀也蓋自
聖朝聿興文教雖在外徼絃誦相接彬彬郁郁凡
屬風教所關無不修舉以全力完繕宮墻而餘
材爲此亦稱鉅麗其山川形勝亦分宮墻之餘
槩且不特山川之形勝也鍾靈毓秀以滋培扶
植于元江人士者亦與宮墻其此陰翊而默助
焉此馬生汝爲所以再請余記之而余仍不敢
辭也稽諸文昌垂訓必以孝弟忠信爲先此即
四子六經之旨孟子所云其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是也良士大夫誠能虔奉其訓而不徒以

土木之彩繪俎豆之修列爲神之所歆在是生
平所讀之書在家所事之父兄在國所奉之君
長廣廷大衆之間閨室屋漏之際皆有神所昭
鑒而儆惕戰懼不敢稍違其訓不異守洙泗之
傳而覲宮墻之盛也其於維持風教豈有二哉
若建祠之工自有記之者余不必贅述也

建文從亡十一先生記　知府　顧岱

嘗讀唐史武德九年事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
齊王元吉同氣操矛蹀血禁庭未嘗不廢書而
嘆也又讀宋史太平興國三年八月事綱目
書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一弟兩侄俱不得
其死悲夫余竊評唐宋兩朝諸臣如趙普薛居
正房玄齡長孫無忌等終不能委曲匡救默輔
而調停之豈處人骨肉間有難以語人者歟抑
何忍坐視其慘刻蔑倫至於此極也明永樂元
年靖難兵起以周公而奪成王之位直亘古之
所未有則成祖行事更出于李世民趙匡義之
下矣余所怪者建文皇帝於大內落髮出亡至

雲南永嘉寺復由重慶抵襄陽入吳遊天台雁宕托足空門踪跡往來遍天下幾四十年卒能免於難此其勝於建成元吉德昭者萬萬矣況當是時成祖密偵備至數遣胡濙鄭和等往來雲貴而建文遊行匿跡於滇黔浙粤吳楚之間安然無恙者爲細考從亾本末則程濟等十一先生之戮力居多焉以視唐宋諸臣其節槩相去豈不遠哉其爲道人而始終保衛不辭困險婉轉盡死力者則編修程濟也爲比丘而陰相往來隨所之勑力者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也其三至滇者則史仲彬一至者雪和尚郭節與程亨焦雲也至滇而去去復來而病死於蕭寺者馮淮黃直也密訪師而相遇於雲南道中相對慟哭退而自縊於亭驛以絕口者工部尚書嚴震也曾留宿而終身不言陰護之於滇者黔國公沐晟也而廖平梁良玉王資金焦等不至滇者不與焉於戲以文皇帝之英武嚴察建文之優柔儒懦而行遯於天涯海角始終

曲折以脫虎口自非十一先生盡心竭力委其
身以保護之其亦難矣歷觀古今忠烈名臣炳
耀史册雖綱常之凛凛實殺身以成名否則自
重其死或將隱忍有爲不屑小節以冀大功耳
在當時仁宗宣宗聖明接武而十一先生獨奮
不顧身驅馳憔悴死相隨於爲僧爲道必無所
能爲之君則更奇矣使諸公而有所希冀則必
不能全其君或藏名不深亦必不能全其身不
爲功不爲名而顛沛流離東西南北積四十年
之久諸公其何所爲乎蓋君臣大義誠不可解
于天地之間者所爲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
諸公有焉岱守武陽時登獅山得瞻禮建文之
祠與像想當年跋胡尾之凶諸先生悲歌飲
泣之狀歷歷如在目前事隱三百年未有表章
之者誠爲缺然吾同年友馮甦遺書囑曰建文
踪跡不止在滇亦不止武定今武定既有其
祠與像則立諸公之主以配享其旁誠天理人
心所不可少之事也余曰唯唯唯憶余幼時論史

及方正學草詔號哭每黯然泣下今得瞻其像
禮其祠敢不爲之立主奉祀者非人情矣方今
桑海屢易金陵王氣消歇已久而二祖十三宗
之鴻功偉烈俱已霧捲雲收土崩瓦解獨建文
祠堂俎豆猶新徽型如昨而從亡十一先生松
栢爲心風霜其操田夫野老迄今猶稱頌之勿
衰雖當日南遊瘴嶺北望天門備極辛苦而側
身天地上下古今孰得孰失不過幾局殘棋耶
鄞六夢爲十一先生者其亦可無龍歸滄海鳳
返丹山之嘆矣康熙七年冬僧水谷建閣成仍
祠建文之像于閣因爲叙其從亡至滇者十一
人題其主曰明建文從亡忠臣某某之位旁註
其姓氏不詳其官爵邑里者明諸公之心願爲
比丘爲道人願死於道路知有君而不知有其
官且不知有其身也以余歷覽六朝五代遼金
宋元之間大倫不講久矣而有明十一先生忠
貫金石名竝乾坤若此於戲君臣之義豈不在
人哉

重建表忠祠記　知府丁　煒　晉江

臨陽地鄰交阯郡城西半里許舊有表忠祠祀故明永樂時征簡定之變前後死事諸公歲以春秋二仲上辛致祭載在祀典明季沙逆倡亂祠毀于燹迄今未有修復者歲時有司臨祭率拜謁于荒碑蔓草間廟貌之不修非所以妥忠魂肅祀典也歲庚午太守黃公遷蜀東憲副適際內艱賦歸有日煒以攝篆受代居有頃黃公謂煒曰不穀之謀修表忠祠也屢矣屬以簿書期會之不遑因循以迄於茲今行矣設復委之後人安知頹廢之不仍此日也今將重建以畢斯願榱杗瓦甓塈茨之費具矣君其樂觀厥成乎煒心韙之諏日既合工作用興乃即祠舊址構堂三楹以妥諸公神位外戟門一懸以祠額周圍翼以垣墻納諸舊碑而堵之經始于七月告成于十月黃公趣煒言記事以文麗牲之石煒則謂自有天地以來日月有時而薄蝕陵谷有時而震崩惟此忠義之氣歷億千萬禩而不

可磨滅上以是風勵則四維張下以是自命則
大節立諸公之死也事在永樂初年而祠祀之
興則萬曆八年巡按劉公維始奏立焉迨我
興朝百度維新惟祀典之載在舊章者因而不革
夫非風勵之旨千聖同揆乎今黃公於去臨之
日亟以建祠爲事既上以體
天子作忠之旨而下以嘉勵臨人士之心者義至弘
鉅今而後謁斯祠者爲封疆臣則思其所守薦
紳衿裾則思其所立感祀事之不廢則思朝廷
之激勸而謀所以報覩諸公之死在三百餘年
之前歷昭代而其氣若新則思所以不朽祠祀
之修豈特無廢典禮云爾哉諸公爲兵部尚書
愍節劉公儁節愍陳公洽掌交阯布按二司事
尚書忠宣黃公福參政劉公昱都司呂公毅參
政馮公貴侯公保都督黃公中知府劉公子輔
易公先知州忠節何公忠死其事及崇祀始末
具載舊碑茲不具論今建祠黃公諱明字龍光
以武功蒙

今上特恩改授臨安知府陞四川分巡川東道按察司副使與煒同爲閩之晉江人煒既記其事復爲樂章以迎送神爰刻之石其辭曰昔在明初撻伐張日南稽首歸版章諸公奉命綏遠荒文則旬宣武則揚蠢爾服叛不可常狼奔豨突滋陸梁積屍晝見天無光諸公仗節殉封疆後先騎龍遊帝鄉亦越中葉祀典彰惟茲臨陽控交岡廟寢奕奕神乃康妖氛煽虐榱桷戕靡妥靡侑慙烝嘗赫赫昭代崇忠良守臣祗事再肯堂神其來格歆祼將荔枝爲籩桂爲粻苾芬在御醑盈觴靈既降兮翩翱翔福我人民壽而臧金支翠葆且倘徉莫漫廻車兮使我心愴

遊龍淙洞記　侍講李澄中東武

庚午九日制府范公眉山邀同比部劉公霖蒼撫軍王公在茲爲龍淙之遊曉出寶成門歷草海越西山者三重至落水洞東北上復一洞南向顏聽瀑樓以瀑水聲遠聞若殷雷在下也酒三行秉炬入洞中傴僂下上皆積水不可行乃

出南去里許一溪透迤爲宛轉溪橫跨石香橋
一洞東向白雲川穿而出與落水南北相望也
還過石香橋南上亦一洞流水貫其中卽所謂
龍淙也葢宛轉溪源也深里餘高廣可容數千
人洞前石笋一株上巨而下銳亭其左曰一草
守以菴曰墨雨凡此皆公所位置以補天地之
不遠者也自昔山川奇勝往往在荒徼絕域人
足不履之境若天留其奧以待人之表彰者故
與公賦天台學者至今稱之然猶未至其地也
若謝公之於永嘉少陵之於夔州詩則工矣然
羈人多感不免幽憂傺佗之思焉若羊杜之於
峴山則誠地以人重矣公以制府之尊作鎮滇
黔幸而四方寧謐萬里賓王公乃以其餘暇發
抒雲水之興布置烟霞之逸事攜僚佐過客飲
酒賦詩磨崖勒記亟亟焉爲世人傳之若惟恐
不知有龍淙也者是豈偶然寄興云爾哉傳之
異日讀其賦則以爲興公吟其詩則以爲謝公
杜老彼都人士溯其遺愛談說其流風餘韻則

又以爲太傅征南之峴首山川勝蹟信乎待其人始傳也故記公之遊並識洞之始末

蘭隱君祠堂記　　李澄中

庚午冬余自滇南奉　使回至楊林遲客聞其地有蘭先生者諱茂字廷秀號止菴明洪武時人少有大志不就乃潛心理道淹通經史凡黃冠緇流醫方卜筮星曆風角之書靡不窮究其奧鄉里稱小聖其後王尚書驥征麓川先生授以方畧遂成功者要麓川破船往山上過居人至今猶傳其語所著有玄壺集鑑例折衷經史餘論安邊策條止菴吟稿聲律發蒙山堂襍稿等書行於世四方學者多師事之年八十卒于家有司以狀聞特允鄉賢從祀孔子廟庭今其墓尚在蘭氏子孫衰微矣余與諸子覓其隧道杯土傾圮宿草榛莽墓碣剝蝕過半慨然有風流銷歇之悲焉夫北邙之冢其爲石馬秋風者何限士君子鮮有回車太息憑弔其軼事者先生終老家食能於三百餘年人亾風微之後使

萬里羈客徘徊嘆息而不忍去謂非其流風餘
韻有以廉頑立懦而能然哉余捐金爲之倡首
俾里人新其墓碣並葺其祠後之人倘有
之後聞風而起復事修葺者其傳寧可涯歟雖
先生脫屣富貴委骨於陳根藜蒿之中豈復有
形骸之見區區以祠墓爲重輕哉余之徘徊感
嘆蓋有出于不自知其然者乃知懿德之好千
古同情初不以時代有間隔也然則先生之靈
爽謂爲百世之師可也

新建報功祠碑記　范承勳

嘗攷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故
有功德於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於
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若乃惠澤不惇及一
方而功德足以垂百世者其廟祀之設又烏可忽
乎哉滇省之有咸陽黔寧二王廟其來舊矣稽之
滇乘咸陽王卽元平章賽典赤也元世祖十一年
以南方未定特命王撫治之王至滇之日卽首建

學宮以興文教於是裁冗官省徭役招流亡賑饑
餒廣屯政治橋梁凡興利除弊之事無不畢舉至
於築壩開渠以資灌溉導水以備蓄洩民到于今
受其賜焉黔寧王卽明西平侯沐英也明太祖洪
武十四年命王同征南將軍平滇未幾烏蠻復叛
王提銳師討平之遂詔王留鎮旣而征東川擒緬
酋修守戰墾屯田教耕桑禮賢士滇賴以安遂世
鎮焉迄今數百餘年滇民父老子弟言及二王之
功德莫不咨嗟而稱道之無異辭者黔寧王廟舊
在城內西偏燬於寇咸陽王廟雖尚存於南關外
湫隘傾圮不足以妥神靈余嘗與撫軍王公過
其地共謀所以新之適觀察使許君有同志因言
重關內隙地數武頗宏敞可立廟遂建祀而合祀
之司道諸君皆鼓舞勸事爰令雲南郡丞蔣煌董
其役不數月而祠成顏以報功僉曰善且請余言
勒諸石余因略述二王之功德誠所謂法施於民
以勞定國禦災捍患其永祀於滇也不亦宜乎仍
僉有司以時祭祀且爲之銘以誌不朽銘曰

天眷蒸民不遺遠方篤生俊傑以奠此邦元初啓
運實賴平章首崇學校文教聿光興利除弊綱舉
目張更修水利食德孔長迄於有明底定八荒爰
命西平拓土開疆輝旌所指悉掃攬搶長城萬里
永壯金湯惠綏南服二王頡頏皆殁於滇帝心震
傷錫以美謚冕旒而王豐功偉績莫罄揄揚雖曰
異代孰可低昂用新厥祠功德偕彰輪奐載崇烏
革翬翔碧雞西拱金馬東驤五華列俎昆水陳觴
四時報事永薦蒸嘗

清溪洞記

經歷　程　封　石門

黔入滇之六十里有城曰平彝衛去衛三里許
有清溪洞洞下有溪水流入此獨清
故名焉洞口軒廠初入若堂可坐百人再上若
臺可容數十人有大石壘壘下垂若柱柱柱以內
幽悶不可入遊者淺視之謂觀止矣順治庚子
十二月余同郡守李君司馬俞君別駕陸君遊
焉望洞中不知其淺深之所至遂勃勃心動欲
往不果明日復遊命土人廣治火炬鄉導先入

各攜吏胥僕從魚貫以行不數武洞勢陰閬羣火無光前後左右皆怪石崚嶒中通一線兩人相牽後人踵前人履跡援引而上隨炬光高下得路因縱觀所謂石床者石几者石田者石塔者石笋者銳而出爲虎牙者尖而背爲熊耳者角而巘爲牛首者冠而峭爲雞頭者奇形怪象不可名狀再入里許旁一小罅僅容一人傴僂屈曲而入若石級然中若堂若廡門戶垣壁俱備郡守曰此仙人修煉所也天造之巧非人力所能成至石巖窅窱之際又以爲觀止矣土人云尚十餘里與紫泉洞通遊人畏險不欲入及出土人謂旁一洞上有石鐘石鼓在焉急命更炬尋至其地皆石笋垂十餘丈持石扣之噌吰有聲雖鐘鼓之響不能亂也再出又見石柱悉自平地崛起似有骨氣人絕無阿附其石之高者仰視在十餘丈上非絙索扶挾不可得而登也因思石鐘山記云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余以爲茲洞甲於天下不僅甲於滇

也而未嘗見稱於昔之遊者豈昔人盡皆皮相即一山亦必待人而得名耶余與郡守諸君驚訝久之時炬火漸微曠然得明喧笑而出

遠山亭記　　程封

余宰南寧之六年乙巳夏視邑稍暇擇署東偏蘩翳之隙築亭其上而榜之曰遠山亭高不逾二丈四周寬一丈七尺有奇與天末樓相通旁治石級層齒而登繞出亭上樓前竹石林木皆在亭下又因其去土築亭之地引其左右之流以瀹於亭下而鑿爲半畝之方塘亭之上不剪不斲不節不梲蓋不欲以起居晏私之事眺望觀覽之美而重勞吾民也嗟嗟余之築茲亭也以遠山名而余之居此六年也實未嘗知有山焉南寧介於滇黔門戶之區差徭日繁民生日蹙四方郵符賓客之所踵至縣令日事送迎飭厨傳轂交蹄廁而且不給雖羣山巇嵲首尾盤錯數十百里重疊羅立於此亭之前余安得一日之暇而爲之縱目而騁心哉夫目前所見爲

山幾何由咫尺之內推而及於百里千里以至於萬里山正無窮也以羣山之在目前者而尚不及見而又何取名於遠計余十餘年前奔走於燕趙齊魯之墟太行少室之下折而至於吳頭楚尾轉而及於父母之邦紫陽黃海之間其山川相接幾萬餘里自服官於荒陬彝徼直如禹跡之所未窮漢驛之所不通方且去親舊棄廬墓弟兄不見成立兒女不畢婚嫁二三昵友終年不通音問間有鄉里僮僕往來動以隔歲爲期凡余一身之外固已邈然託之寤寐付之浩歌將無之而不遠而又安在於山也抑古人有云長歌可以當哭望遠可以當歸或於鞅掌困憊憂愁賤辱之餘而歛心靜氣一往遐矚安見十餘年來之所遊歷百千餘里之所綿亘不儼然在吾目中耶夫官如傳舍一歲再更即有愛戀不當得留余居此已六年廩有宿逋帑多積債窮到骨矣過此以往不知幾時當去此亭不知前此爲誰氏之遺址而今爲吾亭使余既

去而茲亭不廢則有後之邑令在使余既去而其亭亦與之俱廢則又有邑之賢士大夫在使去後千百年將今之所謂遠山亭者固已剗削消磨荒烟蔓草而其名傳焉則以俟之採風修邑乘者是爲記

捐置監田碑記　許弘勳

雲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爲查議捐置監田以勸矜恤事康熙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奉總督雲貴部院范批據本司會同布政司呈詳康熙二十七年一月據雲南府呈詳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蒙本使司憲牌前事內開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奉本都院憲牌內開照得罪人罹法幽繫故其所宜乞食無門栲腹殊爲可憫故聖人垂勿喜之誡王政施泣罪之仁意深遠也滇省僻處遐荒民情頑梗無知觸網實繁有徒頃以全書未設囚糧該司兩詳捐賑足見留心恤獄除倡捐批示外今本部院長計熟籌與其勸輸擔石濟在一時何如公置監

田惠及永久矧捐資告糴解俸本屬相同而食
盡啼饑再舉終虞難繼該司曩膺憲長素具哀
矜今茲新奉推陞本部院樂觀善後合行查議
爲此仰司官吏照牌事理即查省監罪犯除有
力自食外大約應賑者若干人每人每日給粥
二餐歲需若干該置田若干免其雜差止完正
供其田須坐落附近地方俾佃戶交租不致遠
運又必肥腴無旱潦者始得收獲實用約需價
銀若干又每年該柴薪銀若干并應設房廠器

具以及僱募傭工常川炊煮挑送應給工食若
干通共需銀若干會商藩司作何勸捐集事應
責何項人員董理如何立法以杜尅落中廢若
變價糴田叛產內有相宜而未售者或官買完
價仍令原佃照舊交租是否妥便逐一斟酌確
議暨文內未盡事宜俱一一區處停當通詳核
奪此係始創之舉似覺瑣煩然該司遺愛在茲
利濟不小當不靳周詳部署也速圖勿緩等因
奉此除移藩司外擬合查議爲此牌仰該府官

吏遵照憲檄牌內事理即將牌內所開各項事
宜作速一一區處停當妥詳本司以憑會同覆
核轉詳此係始創之舉利濟不小火速實心奉
行愼毋泛視遲延未便至速火速等因蒙此前
署府遵即備行昆明縣確查妥議造冊詳報去
後職府蒞任後檢案查催又經疊次行催去後
今于本年三月初九日始據該縣詳稱該卑職
遵奉憲行當即備由行查去後茲據總催王加
彥張天奇等據報西海村荒熟田叁百陸拾畝
畝貳分南海林海村荒熟田壹拾肆畝畝肆分伍
釐南海村荒熟田叁百陸拾畝畝貳分肆釐金家
河荒熟田伍百肆畝畝貳分玖釐內除隨田荒田俟招墾
百捌拾貳畝貳分玖釐外實該成熟田捌百壹拾柒畝玖分叁釐
肆毫每年額納縣倉京斗米叁拾伍石陸斗壹
升貳合零額納縣庫條編銀貳拾壹兩壹錢叁
分壹釐零又在官完納部覆變價中則田貳百
伍拾肆畝柒分捌釐肆毫每畝價銀捌錢捌分

伍釐共該銀貳百貳拾伍兩肆錢捌分叁釐零
其全書還民熟田伍百陸拾叁畝壹分伍釐係
應隨變價田畝管業之項毋庸給價今共成熟
田捌百壹拾柒畝玖分叁釐肆毫每田壹畝照
民例佃種納租壹斗肆升共該市斗租米壹百
壹拾肆石伍斗壹升柒勺陸抄內除在官完納
縣倉京斗米叁拾伍石陸斗壹升貳合零該折
市斗米壹拾肆石貳斗肆升零又完納縣庫條
編銀貳拾壹兩壹錢叁分壹釐零照今時值紅
米每石米價銀壹錢柒分該折市斗米壹拾貳
石肆斗叁升零二項除完納正賦糧銀共市斗
租米貳拾陸石陸斗柒升伍合零外實該入監
賑濟市斗租斗捌拾柒石捌斗叁升伍合陸勺
壹抄零折京斗米貳百壹拾玖石伍斗捌升玖
合具冊開報前來據此該卑職查得捐置監田
一項乃各憲格外之殊恩誠種德無疆之至意
也卑職凜遵憲檄逐一加查務必附茲城郭永
無搬運之勞水旱無虞方可謂膏腴之產始可

無悞乃公而濟此獄食也但查昆明田地旱澇
原屬不均葢因嶺峻山高雨溢則下汙泛漲雨
少則搏激難施欲求不旱澇而全無遺悞也鮮
矣今據西南兩海催頭王加彥張天奇等具報
前來而加彥所報之田止距城三里坐落西壩
河岸天奇所報之田距城五里許坐落盤龍江
河四道壩金家河等岸四項田畝俱係高下相
兼如旱則有河水灌溉如澇則不過下脚淹沒
數坵除納糧完賦外尚有捌拾柒石捌斗有零
之需可作京斗貳百壹拾玖石伍斗捌升零正
兩端相介彼此兼優誠可謂附近而不致遺悞
者也相應造具清册詳請憲臺俯賜查奪施行
等因到府據此該雲南府知府羅衍嗣查看得
建置監田周濟獄食此誠上憲矜恤刑獄以廣
皇仁于邊徼以垂良法于永長者也茲據該縣查議
附郭成熟腴田捌百壹拾柒畝玖分叁釐肆毫
內惟變價中則田貳百伍拾肆畝柒分捌釐肆
毫每畝價銀捌錢捌分伍釐該銀貳百貳拾伍

兩肆錢捌分叁釐零除完過該縣額載秋糧條
銀外實可得京斗米貳百壹拾玖石伍斗捌升
玖合可濟獄食覆查此項田畝既無旱澇之虞
又無搬運之苦候憲批奪捐買勒石垂久眞可
稱
聖朝之仁政邊地之遺恩也等因呈詳到司據此
該二司會看得買置監田一項遵奉憲檄允泣
因之深仁終古不拔之大德也催據雲南府查
議詳稱所買之田俱在隣郭有成熟者捌百壹
拾柒畝玖分叁釐肆毫內變價中則田貳百伍
拾肆畝柒分捌釐肆毫每畝價銀捌錢捌分伍
釐共該價銀貳百貳拾伍兩肆錢捌分叁釐今
本司倡捐銀肆拾兩藩司捐銀陸拾兩糧儲道
捐銀肆拾兩雲南府捐銀叁拾兩昆明縣捐銀
貳拾伍兩肆錢捌分衆共樂輸以足前價其田
價解送藩司另報至所收租息除完納秋糧條

食之家似足以徧及夫司府縣之各獄且田坐落高下適宜旱澇無憂而又近附城郭更有便于徵收輓運矣獄田既置有不得不講究夫司牧之人查本司經歷汪牧人頗誠實即令收掌出入細數如犯少米餘之年留以待犯多不足之日仍令年終造册具報本司查攷毋許侵蝕用昭憲恩勒石豎門之外以垂永久可也相應詳覆伏候批示遵行等因呈詳奉批如詳行仍候撫都院批示繳册存查奉此又奉巡撫雲南都察院石批據二司詳同前由奉批捐置監田以資獄食爲永遠計甚盛舉也如詳行仍候督部院批示繳奉此擬合就行爲此牌仰經歷汪牧遵照牌內事理先期料理倉厰俟秋成之日即將監田秋米照數徵收放給獄囚如犯少米餘之年留以待犯多不足之日仍于年終造册通報毋得侵食取咎未便等因奉此爲此合行勒石須至勒石者